

传承之光

挖掘村落资源、记录梯田文化的过程,如一条纽带,进一步加强了村民与土地的情感联结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的独特价值

周飞亚

王金庄坐落在山谷间。这个自然村落包括5个行政村,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2年,河北省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王金庄亦在遗产中心区。

石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关键词。600多幢明清建筑风格的石墙民居,2000多米长的石板街,500多条石砌小巷,还有随处可见的石桌石凳、石碾石磨、石桥石栏、石碑石碣、石井石窖、石槽石臼……走进王金庄,人们仿佛走进一个石头博物馆。

最重要的,当然是壮美的石堰梯田。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属于典型的山地雨养农业系统。这里地处太行山东麓,是缺少少雨的石灰岩山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首民谣道出了王金庄人对自然环境条件的感叹。为了生存,当地人从元代开始“垒石相次,包土成田”,创造了向石头山要地的奇迹。经过不懈努力,垒筑出了长近1.5万千米、高低落差近500米的石堰,围出总面积2768公顷的梯田。规模宏大的涉县旱作石堰梯田既是涉县山区人民发扬“愚公精神”的写照,也蕴藏着尊重自然、巧用自然的农业智慧。

凭借世代累积的梯田修造技术、农作物种植和管理技术、作物抗灾和储存技术等本土生态知识和生存智慧,当地村民培育出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原本没有多少物种能够生存的贫瘠之地,如今却建立起了“种子银行”,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典范。2021年,在昆明市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被评为“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之一。

正是当地百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精心呵护,以及在适应自然环境中的智慧创造,才有了涉县旱作石堰梯田这样独特而具有价值的文化景观和社会风貌。中国丰富多样的农业文化遗产莫不如是。如今,传统农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如何应对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挑战,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普遍课题。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带着一支研究团队,开始在王金庄安营扎寨,希望与村民们共同探索出一条家园营造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以普查的形式,让村民全面地盘活家底,深刻理解石堰梯田的价值?

2018年,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农民自发组织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开始运作起来。他们成立了工作组,翻山越岭,调查记录每一块梯田的历史与现状、每一种作物的类别与品种、每一处地名的由来……由此,村民们开启了“重新发现家乡”之旅。对梯田历史的敬畏,对先民们奋斗精神的认同,深深铭刻在村民们的心里。

这次普查的结果,最终以文化志丛书的形式呈现。这套丛书记录了王金庄9类地貌的420个地名,也展现了村落社会一整套冬修、春播、夏管、秋收的农耕技术体系,以及从种子到餐桌吐故纳新的循环周期。勤劳的王金庄人总是利用冬闲时节修田扩地,但这也是修梯田最艰难的时候。“天寒地冻的严冬,每每清晨,石头上总被厚的冰霜所覆盖,手只要触摸,总有被粘连的感觉……双手长满老茧,手上冻裂的口子,经常有滴滴鲜血浸染在块块石头之上,但人们仍咬牙坚持修筑梯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参与普查的王金庄村民、退休教师李书吉写下深情的感言。

唤醒人们对土地的情感,村庄发展才能拥有内生动力。孙庆忠教授认为:“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也是助力现代乡村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蓄积着力量。”挖掘村落资源、记录梯田文化的过程,如一条纽带,进一步加强了村民与土地的情感联结。

漫步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深刻体会里弄浓浓的烟火气息;寻迹陶溪川文创街区,深切感受互联网经济迸发的勃勃生机;华灯初上后打卡“夜珠山”,欣赏九集小镇和三宝夜市的流光溢彩;走进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细细品味工匠的专注与严谨……博物馆、里弄、窑口、码头、集市等,共同塑造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文化保护传承的新面貌。千年瓷都“因瓷而生、因瓷而兴”,焕发生机与活力。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卷峰峦在景德镇。”景德镇瓷业生产历史悠久,肇始于唐代,崛起于宋元,兴盛于明清,繁荣至当代。近年来,景德镇经历了从“陶瓷工业重镇”到“文化创意之都”的转型,探索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之路,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从历史中挖掘价值

从传统制瓷技艺保存的完整性到历代陶瓷产品的创新性,从陶瓷手工业城市的生命力到所制陶瓷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影响力,这些维度的观察都表明,景德镇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景德镇见证了陶瓷手工业发展过程中产品与技术的进步,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瓷业生产的相关遗迹,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景德镇御窑遗址为代表的景德镇瓷业遗址,实证了我国传统悠久、规模宏大、长期领先的陶瓷产业和辉煌灿烂的陶瓷文化。近年来,景德镇对自身的辉煌历史、文化根基以及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系统性的发掘与整理。以南窑、兰田窑为代表的唐代窑址,以湖田窑、凤凰山窑为代表的宋代窑址,以落马桥为代表的元代窑址,以明清御窑厂为代表的明清窑址,等等,考古工作者对它们进行了发掘与研究,使人们对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有了更为清晰系统的认知。目前,相关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不断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注入更为厚重的内涵。

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山水、古城风貌、街区格局以及重要码头遗存等环境的滋养。人们常说,景德镇瓷业依托于“一江三河”“一镇三区”。一江指的是昌江,三河分别指的是东河、建溪、南河,一镇指的是景德镇镇区,三区分别指的是高岭、瑶里、蛟潭。与这些相关的会馆、商铺、祠庙、街市、作坊等建筑遗存,在景德镇几乎随处可见,相继纳入文物保护单位体系。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实现了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边的老里弄、老窑厂都进行了高质量修缮改造,保持并展现了原有的历史风貌。

保护好千年窑址、传承好千年技艺、守护好千年匠心,就是守护景德镇这座城市的文脉根魂。

在传承中孕育新机

从泥土中脱胎,在窑火中淬炼,浓缩着

从泥土中脱胎 在窑火中淬炼
千年瓷都焕发生机

汤 辉

核心阅读

景德镇见证了陶瓷手工业发展过程中产品与技术的进步,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瓷业生产的相关遗迹,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近年来,景德镇经历了从“陶瓷工业重镇”到“文化创意之都”的转型,探索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之路。

创新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绵绵不绝。据统计,景德镇现有“景漂”超6万人,其中有5000余名“洋景漂”。越来越多外来人才的加入,给景德镇文化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气象。



①

②



③



④

制瓷技艺古今的景德镇,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景德镇承制了大量国礼用瓷,获得不少国际国内大奖,声名显赫。新中国成立后,以景德镇“十大瓷厂”及青花、玲珑、粉彩等为代表的陶瓷生产模式与传统名瓷,拥有20个大类、200多个系列、2000多种器型,畅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陶瓷日益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符号与载体。

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制瓷工业,克服了短期的困境,破茧重生,成为景德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石。随着先进陶瓷成为一些高技术领域发展的关键材料,近年来,景德镇明确把先进陶瓷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建筑卫生陶瓷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共同构筑景德镇陶瓷产业新格局。

因瓷而变,才能因瓷而兴。创新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绵绵不绝。以文化创意为重点的陶瓷产品是景德镇文旅产业的亮点。

陶瓷文化创意产品注重彰显陶瓷的特性,在陶瓷产品的材料、造型、装饰方面都有着较为丰富的表达。近年来,陶瓷文创产品的品类日益丰富,出现了手工陶瓷茶器、穿戴装饰陶瓷、卡通吉祥物陶瓷等。随着电商的蓬勃发展,兼具精细化与个性化的窑口品牌及手工茶器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关注与认可,日益成为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的新亮点和文旅产业的新增长点。以景德镇四大名瓷为代表的传统制瓷技艺也得到进一步传承发扬。除此以外,在景德镇还能常常见到竹编、皮雕、竹雕、茶席等多种非遗制品的生产与经营,逐渐形成了以陶瓷文创为主体、不同材质工艺产品为补充的景德镇文创消费产品体系。

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景德镇组建非遗保护协会,建设非遗项目数据库,培育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百余个,推动了手工制瓷技艺薪火相传;设立

景德镇陶瓷技师学院,成立“一带一路”国际陶瓷教育联盟,推动科研教育机构与陶瓷企业、作坊协同合作,培育新一代工匠。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长年奔波在景德镇,倾力支持各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代表的院校师生积极投入陶瓷文创产业中,为景德镇文化旅游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不断“激活”古老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老城区商业氛围浓厚,拥有大量专门从事艺术瓷生产的中小企业或传统制瓷作坊。通过有效解决老城区“人往哪里去”“老厂怎么办”等问题,这些地方焕发了活力。根据老城区现存历史建筑特色,当地政府积极筹措资金,盘活古建筑、老厂房等优质资源,整体打造具有鲜明文化风格的地标性建筑。改造后的文化空间引入文化产业的多元业态,进一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依托互联网积极宣传推介景德镇特色陶瓷文化,打造多平台文创直播基地。

经过多年努力,“一城瓷器半城窑”的景象逐渐显现。继1982年国务院批准景德镇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2014年,景德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称号。2023年,景德镇珠山区获评“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陶溪川文创街区获评“2022年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景德镇三宝国际瓷谷景区获评“江西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仅2023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景德镇全市共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窑火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持续性地聚集大批人才。如今,景德镇已成为众多青年人理想的定居地和创业目的地。据统计,景德镇现有“景漂”超6万人,其中有5000余名“洋景漂”。越来越多外来人才的加入,给景德镇文化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气象。

建好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是景德镇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历史中挖掘价值、在传承中孕育新机,不断“激活”古老的陶瓷文化,不断丰富文化遗产的时代内涵,需久久为功、绵绵用力。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

图①:明代青花地红彩折枝花卉纹葵瓣式花盆。汤辉供图
图②:明代青花缠枝花卉纹扁壶。汤辉供图
图③: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作坊。郑筱卿摄
图④: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史港泽摄(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赵德汝

从未远离的漆器之美

石 钊 钊

近日举办的诸多关于漆器的展览,赋予我们对历史悠久的漆艺新的思考视角与解读方向。

“漆”与“修”同音,原指在漆器表面进行涂覆的大漆生产工艺。漆树中蕴含的漆汁经加工后成为“漆”,其乳浊的特性使得一切涂抹在其下的物质都能被覆盖,使得漆器具有温润的气质。“髹饰”,也因此具有一种隐喻之美。髹饰,是现代汉语常用的词,而“髹饰”一词却不常见于日常生活。

良渚博物院举办的“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特展,将漆这一传统工艺美术再次带回了它的原生地。对漆的运用是我国先民早已熟练掌握的木料防腐技术。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早在六七千年之前,浙江余姚地区的河姆渡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漆木器的制作方法。长江流域上古文明时期,我国南方渔猎采集与稻作种植业的发达为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胎漆碗不仅有漆髹涂在水碗表面,使其具备防水、防腐的特性,更是含有朱砂彩漆,使漆木器有了灿烂的纹样与色彩。长于髹饰、止于腐朽,成为中国漆器的主要特色。

良渚文化时期,漆艺趋于成熟,其工

艺和面貌与现今所见的漆器别无二致。精美的漆鸟首、纹饰繁复的残漆盘,良渚文化很多遗址出土的漆器实物都证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先民已将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以外的礼制活动之中。良渚文化钟家港遗址出土的漆鸟首有着精良的雕刻技艺,周身赤红的彩漆地上用黑漆勾画羽丝纹样,彰显雄浑气魄。

杭州市的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展出了出土于临平玉架山的漆柄石钺。钺原为征战中所使用的兵器,在漫长的文明演化中逐渐成为权力的象征。除漆柄石钺外,迄今所见钱塘地区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聚落杭州桐庐小青龙遗址,还出土以彩漆装饰木柄的玉钺。漆柄钺并非良渚文化独有,屈家岭文化也可见到斧钺形礼器装饰漆柄的实物。湖北荆州曾出土一件完整的彩漆木柄,通体直长施地百彩,近根部露黑色木柄上饰白彩菱格纹,底端承漆柄托。漆柄斧钺的出土地点遍布长江流域文化带,不仅证明这一时期地域文明高度发达,更说明这一时期漆器已广泛运用于高等级礼器的制作。

我国的漆器工艺发源于南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影响范围逐渐辐射多

地。此次良渚博物院的漆器特展中有一件重磅展品,便是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彩绘人物故事漆屏风原件。至迟到东周时期,漆器已遍及南北方,西汉时期我国漆艺已进入繁盛期。魏晋时期的漆文明百花齐放。与北魏太和八年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共同随葬的漆屏风,所画的人物故事来自《列女传》等内容,画面主体人物生动明艳,几笔便将人物细致勾勒描绘,艺术水平令人赞叹。

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漆器的保护和修复技术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扬州博物馆近日举办的“髹漆”与“共——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扬州工作站成立十周年文物保护成果展”就展示了这一过程。扬州姚庄101号墓出土的西汉彩绘云气鸟兽人物纹漆面罩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漆器。这种遮盖墓主头部的漆面罩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各地目前出土30余件。此次展示的这件漆面罩出土时散碎成片状,不仅右侧器壁大面积缺失,顶部及前沿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撕裂。扬州工作站通过对这件漆面罩的侧壁胎体补配、顶部胎体修补、表层漆膜修复、内壁漆膜修复、外部彩绘修补、通体

整形等步骤,逐渐将残损的漆面罩复原,成为现代科技支持下的文物考古新案例。作为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漆器从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如今,对漆器的保护与研究不只是对漆艺传统的传承发展,更是科技赋能考古的有益探索与实践。



▲良渚文化钟家港遗址出土的漆鸟首。石钊钊供图



▲河北省涉县旱作石堰梯田(局部)。

秋 笔 摄